



從前的醫學會之夜 (Medic Night) 是醫學院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動，一般在每年的九、十月由Fraternity Committee (兄弟會) 統籌，於陸佑堂舉行。其目的包括送別離校的老師，作為一個頒獎活動和最重要的——令醫學院各班的同學能聚首一堂。由於上課的時間和地點的不同，高年級與低年級同學之間有一定的隔閡，所以醫學會之夜便成為各班聯誼的重要橋樑。其節目包羅萬有，例如有樂隊演奏、班際戲劇比賽和問答遊戲，從而引起同學對文化活動的興趣。節目完結後，一般都會有一個聚餐，使高低各班之間能增進友誼。

「大仙」風氣的盛行

可惜，在醫學會之夜現實和理想經常背道而馳，成為「大仙」顯示自己「唯我獨尊」的場所。「大仙」，就是指高年級的同學。傳統上，醫學生通過了First M.B. 考試(第一次大考，於二年級第一學期完結後舉行(於九七年課程改革後取消)，便「升仙」了，也開始有資格佩戴醫學會領帶。而眾「仙」之中，當然年級愈高，地位愈高。至於「大仙」風氣的由來，卻與當時學生的家庭背景與醫學界的文化有關。在七十年代以前，很多醫學生都是來自富裕家庭，對社會認識不深，加上自小立志學醫，辛勤讀書，學位得來不易，因此當了醫學生後便有一種高人一等的感覺。而隨著在醫學院時間日久，在累積了不少知識和經驗後，便變得更高傲。同時，低年級的同學也一直接受這種觀念，不敢開罪「大仙」。這與當時醫學界的師徒制有密切的關係。總而言之，直到七十年代中後期的醫學院是一個長幼有序的小社會，即使畢業後在社會做事，這種階級觀念仍沒有改變。因此，醫學會之夜的一切安排，也得依照這一套潛規則。

首先，座位是按照年級高低而安排的。五年級的同學坐在最前面，四年級緊隨其後，如此類推。然後，演出的次序為新生先行，「大仙」壓軸。每年如是，秩序井然。而坐在台前的部份「大仙」會對低年級的表

演者盡騷擾、侮辱之能事。不少人會大叫大嚷，更有甚者會亂吹哨子，向台上大拋雜物及上台搗亂，已展示「大仙」之尊，新生之卑，令人側目。另外，「大仙」所表演的話劇也有不少意淫及不雅內容，尤其令低年級的同學感到難堪。一般在迎新期間，高低各班的同學都能夠互相關懷，建立友誼，但到了醫學會之夜部份「大仙」的劣行卻使高低年級之間的關係推向緊張。

自一九六九年校政改革開始，學校多了不少來自中下階層的學生，他們的社會經驗比較豐富，也知道民間疾苦，加上「認中關社」（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學運風潮席卷全校，使同學更重視自己的權益和自由。自此，傳統的「大仙」風氣便開始受到挑戰，首當其衝的正是醫學會之夜內的歪風。



遍地的紙飛機：「大仙」的「傑作」

醫學會之夜改革

在一九七六年度醫學會之夜舉行之前，醫學會跟為數約五十人的各班代表討論改革醫學會之夜的可行辦法。部份M80的學生認為如果要令醫

學會之夜真正成為各級同學友好交流的橋樑，就一定要廢除歧視低年級同學的習俗。他們認為改革應由學生自由選擇座位的權利開始。最後，與會的各班代表得出以下共識。第一，表演的項目應該更多元化，以削弱備受批評的話劇項目的主導地位。第二，加入非班際表演項目，以淡化表演隊伍的高、低班色彩。第三，以抽籤決定各班的表演次序和座位安排，以突顯各班同學的平等地位。兄弟會隨後組織了一個高低班合唱

MEDIC NITE — an evening of barely masked obscenities, both on stage and off and little restrained audience participation



A senior raiding the stage



MEDIC NITE SYNDROME



“MEDIC NITE — an evening of barely masked obscenities, both on stage and off and little restrained audience participation”

1972年的啓思報導當年 Medic Night的實況

團，另外，一、三年級的學生也製作了一條紙龍，以準備當晚以舞龍來增添氣氛。

保守派「大仙」不服生事，改革派以杯葛回應

到了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醫學會之夜如期舉行，其中標榜長幼有序的傳統正式受到挑戰。當晚一班為數約三十多人的低年級同學根據抽籤的結果，不理會前排只准「大仙」使用的傳統，一起坐在首行，引來不少「大仙」不滿。不消一會兒，「大仙」便已經將他們重重圍住，並高聲叫罵，當中不乏粗言穢語，要求他們離座。

「上ward你地都要讓senior架喇！」

「而家你想friendly都無人同你friendly，你想握手都無人同你握！」

「你是什麼班的？認住你個衰樣，第日你就知！」

這群低年級的學生面對如斯侮辱，並沒有選擇以暴易暴，只在事件擾攘二十分鐘後聯同部份場內的低年級同學離場抗議。

在騷動過後，節目最終以五班組成的合唱團開始，但他們剛上台，台下便鑼鼓、哨子聲大作。之後，按抽籤的表演次序，理應由四年級的學生接下來表演，不過部份學生反對，要求按往年的傳統，由一年級先演出。於是，場面再陷混亂。籌委見情況失控，於是即場發起全民投票以決定醫學會之夜應否繼續根據先前的共識繼續舉行。不過，不少要求改革的學生已經離場，所以由以高年級學生為主的保守派勝出。一、二年級的學生不服，遂全體離開陸佑堂到荷花池表演節目。另一邊廂，醫學會之夜繼續舉行，由三至五年級的學生繼續表演，直至頒獎禮結束為止。但是，此次挫敗並沒有打擊改革派的決心，而學生對「大仙」文化的看法亦於此次衝突後轉趨兩極化。

大字報筆戰，事件見報

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醫學院飯堂門前出現了一張由最後離座的四名二年級生署名的大字報。內容大致為二年級班會曾致力促進高低年級的團結，然而，醫學會之夜仍然發生衝突，有所感慨。這張大字報只

張貼了一個上午便被撕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張署名為「一群四年級正義之士」的大字報，直斥前者扭曲事實，並影響讀書情緒。

第二天，各級的學生都加入戰團，四年級的大字報寫道：「低班同學應該尊敬高班同學，因為他們無論學識或大學生活的體驗都較為豐富，而高班同學也應該尊重和愛護低班同學」。五年級學生的反應更為激烈：「大仙用seniority來壓迫低班同學是不符事實，只是有人醜化高班同學的形象，將同學間人與人接觸無可避免的摩擦，刻意描繪，誇大」。另外，也有一張由二年級學生撰寫的大字報表示不同意同學當天離場的做法。

同月二十五是醫學會改選的投票日，而學生間連日來對醫學會之夜的辯論就因文匯報當天的一篇報導而更趨激烈。當天早上，無論課室、病房、圖書館內外都可看到傳閱文匯報的學生。原來，有「七位醫科同學」致函該報，指醫學院有歪風，低年級的學生被欺負，及醫學會之夜有意淫劇目演出，希望社會關注，以免將來「一些所謂醫學生遺禍人群」。報導延續之前學生激烈的爭論，但各班對去函學生的批評卻是一致的，因大家認為報導損害了醫學院及同學的聲譽。

醫學會之夜壽終正寢及後續發展

參選醫學會幹事會選舉的學生正是發起改革的骨幹成員，並順利當選。那次選舉投票率達八成（〇八年度約為兩成），反映學生對改革的熱切期待。幹事會在選後隨即在醫學生評議會通過發起全民投票，以決定醫學生之夜有否繼續存在的價值。結果，在改革的洪流下醫學生之夜暫時退出歷史舞台，一別三十年。

次年，Medic Night 被 Fraternity Night (亦即是今天的Medic Festival) 所取

希望輿論迫使當局對此陋習有所改革

醫學院內歪風為害
竟然演出淫穢戲劇

港大醫科同學來函揭露

文匯報：1976年11月25日

代。Fraternity Night 的功能與醫學會之夜一樣，就是讓不同年級的同學交流。不過，似乎不少醫學生覺得循規蹈矩的Fraternity Night沒有喧鬧的醫學生之夜可觀，所以對這同樣是一年一度的大型聯誼活動反應冷淡，Fraternity Night也因此一度停辦。而Medic Night在八、九十年代也曾經成為Medical Festival的其中一個環節，不過到了今年才重新成爲一個獨立的活動。



正經八百的 Medic Concert 1975。台上少了紙飛機，台下也少了人氣



Medic Nite 1989

Elixir 1989 圖片

特別鳴謝伍于健醫生 (M80；78-79年度醫學生評議會主席；76-77年度啓思秘書、新聞編輯；76-77年度醫學會常務秘書) 接受訪問及提供部份資料